

參賽類別	☐ 小說組 ☒ 散文組 ☐ 新詩組 ☐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反思生命

我永遠記得，今年春天的某個連假，在大體實驗室內，外面很炎熱，室內卻非常冷，有福馬林忠實地陪伴我。我埋首於雕塑頸部的神經血管，我是需要過關的醫學生。突然，眼角餘光進來一台金屬顏色的推床，一位戴著眼鏡闔眼的中年先生，穿著整齊，安臥在白素的推車，被推了進來。後面跟著一位垂頭低哭的婦人，因為沒力，有人攙扶，還有兩個男人隨侍，還記得有個刺青在一位男子身上。

當我在納悶為何要被這樣送來，很快地決定低下頭，迴避，是一個生命的殞落。這一天，對這個家庭而言，絕不是個好日子。這位安息如凝重古鐘的先生，被推往離教室最遠端的拜堂，那個家庭在那聚會，實驗室變得更冷了，哭聲也漸行漸遠，我手上的刀也決定先停下了。

有幾位同學不知道這事，因他們在對面桌，恰恰背對著這床車。突然，他們可能發現了某個驚奇的解剖知識，而興奮地叫了出來，笑聲像鞭炮炸裂。霎時，我感覺有尖刺的神情從遠方，直直刺過來。大事不妙，我趕緊請他們收聲，迴避。

這是我少數能幫助到這個家庭的作為。

這一天後，我的心多了一些想法，不是解剖圖譜能教我的，不是生理病理各種醫學知識能讓我明白的，是一份對生命的尊敬與敏感。

相信每個家人的離世，都是件很辛苦的事，他們配得一個安靜。

還記得去年修過一門名叫「醫師與生死」的通識課，課後與一位血液腫瘤科的醫師聊，他給了我一個提醒：「你們可能還太年輕，沒有接觸過真正面對死亡的感覺。」聊完再也沒有見過他。但這句話當時聽了很疑惑，因為在醫學院的訓練裡，每個學期的課程，都會探討病例與死亡率，為何提示我的思考膚淺？過沒多久，我的外公過世，同一週，我的奶奶也過世。直到家人真正離世，真正的對於死亡的迫切感，才是深刻。我承認自己真的還太淺。

在聖經有一句話，是在我在面對死亡的議題時，會想到的。「因為凡有血氣的，盡都如草；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。草必枯乾，花必凋謝」我在思想，人類的生命真的很脆弱，看似可以蓋造很高的樓，可以飛入很遠的外太空。但其實一根小小彎彎的冠狀動脈栓塞，就可以讓心肌開始壞死，接著讓心跳沒力停止。在大體解剖實驗室裡，我們開了十幾顆心臟，每一條蜿蜒攀爬的血管，都是雕刻家—上帝的作品。祂讓這些血管走在對的逕路，讓神經的動作電位在每個時刻被正確激發，我們只能嘆息佩服。

心臟血管的栓塞，我的大腦可以立時缺氧，之前的驕傲與榮耀瞬間成為過去，像一枝草在正午枯乾，像一朵百合花凋萎。這樣我能不敬佩讚嘆造物者嗎？在神面前，我真的毫無知識，蜉蝣於天地，蒼海之一粟，蘇先生的話我真能體會。

常常在半夢半醒時，會思想與跟那些已經過世的長輩們的關係。很感謝神讓我在他們在世的最末幾年，珍惜與他們共處的時光。還記得幾年前的大熱天，我推著輪椅，把外公從護理之家送去美術館看畫，喝下午茶；也陪患有帕金森氏症而臥床的奶奶復健，陪她一

起作畫，一起運動，一起創造了許多回憶。那時我給了自己一個原則，盡量不要在陪伴老人家的時候，還玩手機。現在想想，雖然不太習慣，也不太方便，但很值得，因為焦點都在他們身上，也讓我成為他們生命的焦點。

對基督徒而言，在人活著的時候，關心和陪伴他們才是真正的孝敬，我很欽佩這個觀念。也感謝神給我這個機會，讓我現在回頭，一點不會後悔，甚至在喪禮的當天，我沒有掉下一滴眼淚，因為我明白自己早已經做好準備，有盡可能地關心，盡可能地陪伴過。因為有準備，所以不後悔；因為有準備，所以我很快能放手。

但對其他親戚來說，這些長輩走得太突然。外公在生前兩三天，被插了許多管子，還能細數自己被這些沒有生命的管子折磨了整整三次，很瘋狂的痛了三次。當時，親戚們還以為外公能離開加護病房，沒想到這一次，他竟然天人永隔。因此在外公過世的那個清晨，我的家人們圍繞在學校附設醫院的加護病房，他們很難過地撫摩外公已經蒼白的肌膚，甚至難過痛哭。他們真的很愛外公，但可能還沒做足準備，外公就沒力了。

我真覺得自己相當幸運，能夠有提早跟他們創造回憶，可能只是一個小時的見面，只是小小的聖經經節分享，一點一滴的累積，讓我感覺到很踏實，因為長輩能夠做的不多，能夠做的，我想要盡量陪伴。

看著這些長輩們漸漸地從快步，到只能站著片時，到最後只能躺臥床上；從可以滔滔不絕談論人生道理，到只有我能說話，對最後只能聽見他的喘鳴。我可以感覺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，也如此的突然。

在長輩們還有精力的時候，根本不會想到他會突然什麼事都不能做，因為他是如此活靈活現現在面前。生命的璀璨會讓人忘記他的限制。

或許跟長輩的相處，需要常常思考，可能今天就是最後一天了。其實跟所有人都是如此吧？還記得，在外公過世後的一兩週，我常常需要到生命禮儀管理處，陪伴爸媽處理後事，這個偌大的園區裡，我觀察擺在堂上的肖像，在眾多長人的照片裡，赫然看見一位年輕男子的照片，內心起了澎湃，真的太年輕，我指我的心。不管什麼年紀，都會面對死亡，死亡真是個很公平的議題。

再回到這個冰冷的實驗室內，在我面前的，是這位已經被分開的大體老師，他是位男性，巧合的是，生前就是位老師，他的太太也是位老師。還沒開始解剖課程前，學校會要求醫學生去大體老師的家裡作參訪，去認識他們的生命與家人。很神奇的是，這個家庭也是個基督徒家庭，我們在家訪的時候，他的太太本人，也早已經簽捐贈自己的身體，我深感敬佩。面對死亡，有人真的早已經準備，而且預備給其他人。

清洗大體的時候，我看見這位已經在福馬林浸泡兩年的大體，寬廣的背部，想到我自己的父親。

我父親腰酸背痛的時候，會請我幫忙按摩。我在他的背後又揉又捏，寬厚平坦的斜方肌、闊背肌，讓我在按摩時還能複習解剖學。只是，大體解剖的課程讓我思考，在我刀下的這位老年男性，也是我未來要做實驗的這位男性，會不會就是我的父親？有種水平位移的錯覺，因為他們的身型背影太相似。家裡，在面前的父親很享受，他享受自己的筋膜得到紓壓，他身後的兒子的腦袋裡，已經攪成麻線。但能看到父親開心，自己也該珍惜了。在實驗室裡，我需要劃下每一刀，來認識神的美好創造。

我明白這個議題，在現下的年輕世代，似乎不是那麼的流行。或許，是因為年輕人身強體壯，較難意識到面對死亡，其實可以離自己很接近。但，死亡不會挑選年齡，這是眾人皆知的，所以我不願逃避這個議題，雖然常常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

珍惜每個生命，珍惜身邊的人，或許是我對於這個死亡的議題的解答。我想要在能呼吸的時刻，好好利用神所賜給我的時間，去體驗愛人如己的感覺，也讓我去作好準備。明白之後在醫院會看到更多的生與死，相信會是更真實的體驗，就如那位提醒我的血液腫瘤科醫師說的。

以前會疑惑，為何大學的教育不要像高中的補習班一樣，把課程的知識好好整理好、歸納好，交給我們就好了？為何要有這麼多的生命教育？要有這麼多「考試」以外的學習？或許就是因為學校給了這些機會，讓我能更認識這個社會，更敏感對於這個世界。而這個世界，往往沒有絕對的答案，不能用考試的標準答案來定義。而生命似乎也是如此，常常沒有標準答案，但卻有許多路可以選擇。這次，我選擇走一條對生命敬畏的路，對神敬畏的路。

即將成為醫師的自己，有許多的期待，但很多不是在生命的榮華富貴。在路加福音有句話說「人的生命不在家道豐富」，這觀念聽起來真的很老舊刻板，但事實上真是如此，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明日會發生什麼。但我期待自己可以像一棵發旺的棕樹，像一棵生長在黎巴嫩的香柏樹，栽於神的殿裡，或許有一天我會老，但我可以永遠跟榮美的神同在。

